个角

都

有满

的

历

从小生活在上海,只在 腌腊店中见过腊肉,它往往 和香肠放在一起出售。

故而55年前去贵州插 队落户, 走讲农户的茅草屋

或是砖木结构的家中,看到灶屋里的木 梁上悬吊着的被烟熏火燎得黑红黑红的 腊肉,心里总在发问:"这样的肉,能吃 吗?""好吃得很!一年之中,难得吃上几 回。"老乡往往用肯定的语气对我们说。

那些年里,城镇上的人们吃肉得凭 票、凭证。农村里呢,就等着到了年终, 要过大年了,才允许杀一头猪。而且,得 到允许杀年猪的条件,就是农家必须上 头猪。

年猪往往是在腊月间杀的,除了按 照千百年来的规矩,要吃一顿杀猪饭(庖 丁饭)之外,家里的人再多,也不可能把 所有的猪肉都吃完,于是就把肉炕成不 会腐烂变质的腊肉。只因这个加丁程

序,非得在腊月里完成,故而称其 为腊肉呗。事实确实也是如此。 如若错过了季节,返春以后,存下 来的肉很快就会生蛀、生虫子,味

腊肉却不会坏,打田栽秧季节,盛夏 时节,会过日子的农户,甚至到了来年的 秋收季节农活忙了,就会割一两块腊肉, 刷洗干净以后,切成片,蒸熟了来补充油 水和营养。对于没有尝荤腥的人来说, 这个时节吃到腊肉,那滋味儿确乎是美

我们当知青的,多半都是在这段岁 月里喜欢上腊肉的。心里边也受了老乡 的影响,认为腊肉是好东西。

今年春节,多雾多雨的贵州山乡阳 光明丽,过大年时连续出了几天大太阳, 山山岭岭都涂抹上了喜色。砂锅寨老乡 邀请我去村寨上围炉过大年,摆龙门阵, 谈天说地。他们的理由是,55年了,难 得,你一定要来看看,人生有几个55年 啊! 当年一起劳动的伙伴,个个都说要

请你吃饭,家家杀了年猪, 自家喂的,新鲜的生态肉, 陈年的老腊肉,管你一个 够! 最好来吃杀猪饭,那种

滋味, 晦!

杀了年猪,得新鲜的肉尝,我完全理 没有想到,还有陈年的老腊肉,肥得 一片片亮晶晶地透着光,瘦肉可以让你 细细地咀嚼出一股特有的风味,尝来和 新鲜肉做的肉丸、肉圆、肉片、肉丝迥然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当年和我一起 在耕读小学教书的石老师,已经90岁 了,还能从砂锅寨下头的大坡脚寨子上 步行而来,一见我的面,就一边和我握 手,一边把一块沉甸甸的塑料纸包的腊 肉塞到我手里,说:"自家炕的,土货。

我跟他客气,让他留着给老小家人 吃, 周围的老乡都哄堂大笑, 边笑边说: "石老师家的腊肉,一年可以吃到头。

说完众人也补充道:"不是你 在这里那些年的情形了,在寨子 上遇见你的张少群,和你们一起 修过湘黔铁路的,你没听她朝你 喊,到家吃饭去,有腊肉!"

围炉话今昔,说不完的话,摆不尽的 龙门阵,夜里10点过,我也必须告别 当年我教过的学生的儿子,今天砂 锅寨的一位村民,又拿出两块腊肉,要我

我喊起来:"小杨,你难煞我了,我在 省城里才住几天?哪里吃得完这么多, 石老师90岁了,我不收不好。你这两大 块肉,你让我怎么办?"小杨也叫起来: "叶老师,你一定得收。石老师家劳力 强,肉多。我也不少啊! 今年过年,我家 就杀了两头猪,你在梵净山看雪,我不是 还给你打电话,让你来吃杀猪饭嘛!"

天哪! 过个年就杀两头猪,那他一 定也炕了不少腊肉了。

哦,腊肉这会儿已经不仅仅是肉,而

喜欢秋天,当秋色流 淌的时候。

喜欢它被秋风吹过的 苗,喜欢它被秋霜冻染的 红, 也喜欢摇曳在枝头的 绿,这个时候,大地不再是 单一的色彩。

树林里茂密的不是绿 意,而是红黄绿交错的美, 树木像调色板调过的色彩 一般,绿意中流淌着黄,黄 色中隐现着红,正所谓"数 树深红出浅

黄"。循着 不变的路 径,我看到 挺拔着一树

郭书霞

深邃的天空下灿然着.一 从从鲜艳的红枫耀眼夺 日, 高大茂密的五角枫像 一把撑开的巨伞,撑起了 秋天的五彩缤纷。就连针 叶松,也不忘在秋天给针 叶染上一抹黄,那被浸染 的针叶像盛开在松树丛的 -朵朵花,绚丽着秋天。

秋意就在属于秋天的 这些树木的色彩之间流淌 着。循着不变的路径,在 流淌的秋意里,我看到了 玉兰,玉兰早春那清新优 雅的花姿不再,她寂静在 秋意中摇落着枯黄的树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叶;我走近丁香树,秋意浸 染的已是满树的沧桑不再 有春天的芬芳:我寻找着 桃树梨树李树杏树,它们 不再有春天的娇美明艳。

一阵风吹过,秋叶纷 纷落下,像翩跹的蝶,飞舞 出眼前秋天的美丽,又似 飘落的雨,浸润出心底秋 天的凉意。

循着不变的路径,我 看到了落叶飘落在小径,

装饰出一条 当秋色流淌 条浪漫,飘 落在林间, 层叠出一张 张金琰,飘

一树金黄的银杏,在秋天 落在草坪,闪烁出一颗颗 星星。想起了春天落花飘 零的情景。无论是春天的 花还是秋天的叶,它们都 像来自季节里浪漫的天 使,装饰着有形的空间,延 展出无限的诗意。

春有春的美艳,秋有 秋的韵味。生命,有的在 春天绽放,有的在秋天辉 煌,只是时间不同。

循着春天的路看秋天 的风景,凋零的只是现象, 新生才是本真,在秋天早 早谢嘉的生命,是在酝酿 春天的绽放。

秋天的美,没有生命 萌芽的惊喜,却多了生命 成熟的含蓄。

你看,天目琼花的枝 头那像红玛瑙一样的果 实,山楂树、柿子树上那挂 满枝头的红艳和橙黄,不 正是生命成熟的美?

时值周建新著述的《五角场的五只角》新书出版, 上海已在世博公园建成双子山并开放。主峰高48米, 次峰高37米。上海有山,松江的佘山,100.8米,不是 唯一,也非最高。金山三岛中的大金山顶峰高103.4 米,不开放。

上海历中上仅有两座山,一座宝山,就是明永乐十

年(1412年),漕运大臣陈瑄奏折允准, 奉永乐帝朱棣之命,带领千余军士不舍 昼夜,以巨木为桩,挖泥堆其上,据说10 天毕其工,占地面积90000平方米,高约 100米。此山原为长江出海口作进出其 间的船只导航之用,因为这里许是雾气 笼罩造成视觉若隐若现抑或出现过海市 蜃楼吧,当地百姓谓之曰宝山。1582 年,这座宝山被飓风和巨浪冲垮陷于海 中。所幸至今浦东高桥中学内还存有 "永乐御碑"以记其事。1576年,宝山未 塌,在其西面筑有宝山城,清康熙八年 (1669年),此城被海水淹没。康熙三十 三年,在高桥镇东2里地又筑一座宝山 城,是谓老宝山城,遗址在今浦东杨高北 --路唯余城墙--段了

周建新对《五角场镇志》里的依仁山 遗址进行寻访,他沿着闸殷路步行,走过 清水河桥,寻寻觅觅,穿过铁路,向右拐 入军工路,又见一座桥:军工路二号桥。 从镇志中知 道,这座桥原名"剪凇桥",源于杜甫"剪取吴淞半江水"

一句诗。他悻悻然问了一个为什么。窃以为,改无 妨,与军工路沿线桥之标号相连接,方便百姓行路,那 么,是否加个括号标明以前是剪淞路? 行至军工路闸 殷路闸北发电厂附近,一条铁路把行人与一片茂密的 树林隔离开。里面有远远高出路基的十斤, 正好因上 面一排排高压线的保护,才留下了依仁山的些许痕迹。 周建新还挖掘出一个美丽的故事。明朝弃官从商

的殷清,在此开设店铺。日久形成集市,被当地人称作 '殷家行"。殷清乐善好施,每逢灾荒之年,便打开粮仓 救济灾民,为了不让灾民欠股家人情,他故意在宅后修 筑一座土山,大家可以挑土过来换取粮食。多年以后, 依仁山形成了方圆100多米、高五六十米的规模。

宝山和依仁山虽然地域隶属几经变更,但都是上海 历史上有形的山,后者更是一座精神意义上的山,而周建

新就是这两座山特别是后 面一座山的重新挖掘者。

五角场,更早的时候 一片汪洋大海也。周建 新开篇用了传说的故事与 现实中的七棵古树相印 证,在对现今仅存的安波 路上的古银杏描写,有神 来之笔,他借"一只可爱的 白色蝴蝶"次第展开自己 的所见所闻,一棵四五百 年的古树是五角场新旧变 迁的最老的见证者。

这个"桥段",让我情 不自禁地想起了著名的歌 词作者乔羽老先生的"你 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 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 那首歌。

此书所有文章都是关 干五角场以及衍生的故 事, 堪称专题叙述。作者 注重史实,描写时不知是 否有意克制了感情的官 洲,以完整勾勒万角场的 自然风貌和过去史实为己 任,他做到了。

一次水眼

宅的快乐 (插画) PP殿下

白昭原图。

"货色 "生活"还可

姓的一位老 师最近写了 篇文章《亲 妈》,读后掀 起我的思绪 微澜。

《亲妈》开头第一句 说:"亲妈是嘉定部分地 区对祖母的称呼。"我们 也是这样称呼祖母的,这 马上让我想到我们这里 称呼祖父为"大爹",称父 亲为"爹爹"或者阿爹。 如今的儿孙称祖母为奶 奶,叫祖父为爷爷,管父 亲叫爸爸或者老爸,少了 方言的软糯和古意。

我呢,"亲妈"(祖母) 和大爹(祖父)都没见 过。听父亲说,我的大爹 36岁便亡故了。我问父 亲大爹怎么走得这么 早? 他说我大爹肚子痛 难以忍受,将肚皮勒在饭 桌子边角上,来不及送医 院就命归黄泉了……

30多年前,我住在乡 下的岳母也是肚子疼,疼 得在床上滚来滚去,邻居 一个电话打给我,我立马 要了一辆上海牌轿车,开 到十多里外的乡下将岳 母紧急送到县医院,是阑 尾炎穿孔,再晚一点就跟

我大爹一样一命呜呼了。 父亲告诉我,我大爹 力气蛮大,脾气蛮犟。有 一次,他挑了两栲栳黄豆 到街上出售。挑到家西 陈家桥上时,栲栳一头的 绳子断了,一栲栳黄豆掉 在了河里,于是发起牛脾 气,把另一栲栳的黄豆-



跟我同 脚踢到河里。怪谁呢? 这火气发得莫名其妙。

是乡情的表示了。

11

也许,大爹的脾气传 给了我父亲,也传给了 我,甚至传给了我的儿 子。我们三代人都很耿 直,不懂得情弯理曲,性 格都较粗犷。记得中国 书画大师陆俨少题过"旷 达"二字送给我。

大爹没有照片留下 来,我不知道他的模样。

还有,这个大爹的本 地读音是dudia,且du是 入声调,发音短促,喉头 紧张,犹如沪语中的一 六、七、八、十这些数字的 读音一样,是入声韵。普 通话只有阴、阳、上、去四 声,沪语多了个入声。所 以在普通话中大爹读 dadie,在我乡下则读 dudia。这不是在卖弄音 韵学知识,而只是想读出 本地话、上海话的味道。

十月,我们去中东旅游。在一个港口城市,我们被 优美的景色所吸引,纷纷拿出相机、手机拍照,小贩紧 跟在后兜售小商品,避之不及。此类小贩中混杂着小 偷,导游一再关照我们要当心,可是团友老杨的皮夹子 还是被"夹走"了。庆幸的是护照放在另一个小包里, 没被偷走。老杨损失蛮大,人民币5000多元、欧元 3000多,最让他心痛的是一副优质眼镜也被偷了,老

小费

杨高度近视,急得直呼:"怎 么办?"我一面安慰他,一面 与领队、导游沟通。当地女 导游了解情况后,立即找了 团内几位身强力壮的男士,

带上老杨与我直奔山坡的小贩集中处,寻找小偷。小 偷中有个头领,导游对此了然,直接找到这个头领,说 明来意,只要求归还一副眼镜,其他的不要。那人叽里 咕噜说了一通,导游翻译大意:"他的朋友不知道你们 是中国游客,中国是我们的好朋友,此事他会去办。"只 见他转身钻进旁边的小树林,不一会儿回来,把一副眼 镜交到导游手中。让老杨意外的是,5000元人民币也 归还了,也许小偷不认识人民币。

善良好客的老杨当即给了那个头领100欧元小 费,对方来者不拒,说了句英语:"Thank you!"让人哭笑 不得。闭友阿梁说:"小偷做了坏事,被害者反而给小 偷发小费,天理何在?"出门旅游是开心事,人身和财物 安全要特别当心。这是老生常谈。各位,你们怎么看?

一看这个标题,很多人可能会想这 家伙太厉害。其实不然,因为在邮展中 最高奖并不是"金奖"而是"大金奖",这 家伙并无染指最高奖的"野心",而是将 第二等级的奖项作为自己的努力目标, 人总是要有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 当然这个目标也不管低。

这家伙脑子还算"清爽",明白要实 现目标要有拿得出手的"货色",还需要 做得漂亮的"生活"。中国2024亚洲国 际集邮展览将在沪举办,作为本地人就 想做一部上海题材的邮集参展。手头有 一部得过全国邮展金奖的有关上海税票 的邮集,但觉得上海味道还不够浓,在邮 展的各大门类中最能体现历史文化的可 能是图画明信片,其承载的历史信息是 世界各地朋友了解上海的窗口,或许还 能成为观展游客的导览手册。正好这 家伙集藏了多年包括明信片在内的上 海历中影像资料,说干就干!

确定了类别,如何选题呢?可以选 择的上海题材不少,但从较小的切口入

手,才能彰显研究的深度和素材的丰 富。哪个选题"最上海"? 黄浦江苏州河 交汇处! 黄浦江、苏州河是上海的两条 母亲河,是上海历史的见证者。如今, 一江一河"建设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重 大战略之一,因而江河交汇处的题材显 得尤为重要。 我想得金奖

确定了主 题,如何组集 呢? 经过反复

思考,决定围绕一个区域四组地标的框 架:一个区域即以江河交汇处为源点、 周边五百米以内的区域;四组地标,即 -外白渡桥、一条路-路、一处码头——扬子江码头(今世界 会客厅)、一座公园——公共花园(今黄 浦公园)。这样正好五框,每框一个单 元,每张贴片一组内容,以江河交汇处 的具体建筑和景观变迁的小视角来呈 现上海城市近代化的大历史。

确定了框架,如何选择素材呢? 经 过多轮梳理和筛选,选择了208张明信

片入集,包括最早的江河交汇处、最早 的外白渡桥、最早的公共花园等上海最 早的明信片,以及罕见的7组连体片、36 组同图不同版别明信片等。更有首次 在邮展中展出的相当于邮票设计图稿 的2张大尺寸蛋白照原图、4张彩色蛋

以吧? 不过 参加亚邮展,要层层选拔,我先后经过 了上海市邮展和全国邮展的遴选,才获 得了资格。取得资格后面临的首要问 题是翻译,请人译是我最初的想法,后 来想没人比作者更了解内容, 硬着头皮 自己上吧。没想到英文直接给我来了 个下马威,标题中的"交汇处"英语怎么 翻译?请教了一批专家,观点并不 致,最后选用了confluence。除了精准 性,英语的延续性也是一个问题,晚清 民国时期很多建筑、景观、路、河的名称 和现在的翻译大多不一样,为了这些英 语翻译和当时的历史背景相一致,原汁 原味地呈现历史,决定全部采用当时的 英语翻译,例如黄浦江翻译为 Whangpoo River"而不是现在的 "Huangpu River"。这部邮集光翻译就 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过几天亚邮展就要开幕了,但愿通 讨这部邮集,观众看到的不光是闹猛 了解的不仅是上海的历史文化,还能感 受上海的开放和包容,就像邮集最后-页上写的两句话:通过这部展品,我们 不仅见证了上海的历史变迁,还感受到 了它的开放和包容。正是开放和包容 推动了上海的持续发展和进步。

这次亚邮展,这家伙未必真能得金 奖,但上海这座城市和一起奋斗着的人 们一定能得大金奖!



邮缘人生 责编:郭 影

这枚原先并不 被人看好的"黑不溜 秋的猢狲".一跃而成 脸泛金光的"金猴"。 请看明日本栏。